



舊業堂集卷之七

吳陵凌儒真卿甫著

甥 袁懋貞居易甫選

曾孫凌國均用中甫訂

文 序二十二晉 記八晉

贈大叅春所龔公擢河南方伯序

人有恒言監司民牧殊體寬嚴異用民牧以恩勝監
司以法勝斯父母神明之說也似也余觀之天噓而
溫風洒而甘雨人咸狎而愛之乃如烈日爍空轟雷
擊石人將惴惴焉走而避之不暇何也仁可親義難

比也天道且然况人哉故使監司者操一切之法傲
然人上競爲鉤距恣爾憑陵吾見胡越起於衽席咫
尺隔而千里糾之愈急文之益堅惡能訢訢然使吏
與民披腹心摠情素一體相成哉然太剛則折太柔
則廢參和謂中狗拘孿之見者必棄此崇彼抱一曲
之能者又執已非人凡夫海內擔人之爵析人之圭
其持衡者亦鮮矣嗟夫誠不足而才難古道寢衰洪
猷未鬯無恠也春所龔公以藩叅兵備吾海上其人
蓋居然長者三年間島夷屏熄桴鼓不鳴五兵胥飭

之效可見於茲矣而其不妄取不妄費釐冗食釐冗
兵是猶曰百善中介然一節云爾乃其大者官府不
設睥睨不立推赤心置人腹中俾賢愚畢效其用諸
所措注一意撫民是故辨疑獄以雪民冤禁僞錢以
銷民變謹河防以蕃民稼乞賑貸以療民饑太抵以
父母之心行神明之政謂公剛不折而柔不廢也豈
不可哉余聞之仲尼曰吾見老子其猶龍乎謂變幻
不可窮也今觀老氏亦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齒敝
舌存迺其立教之義是伯陽所垂世不朽非大巧若

拙一以柔道勝耶春所公性貌寬和爲溫風爲甘雨
叩其中則均若平衡洞若懸鑑間嘗聞論吏曰某某
賢聞論民曰某某良卽閭閻纖悉細微不事吹求毛
髮無所爽失人亦不謂非烈日轟雷媒而玩之譬之
抵鵲在璞不顯晶英而瑩然之光莫掩龍泉在匣涵
其芒刃而凜然之色難犯夫抒其渾厚發之精明斯
所謂章章卓犖若是余固竊嘆曰春所公亦伯陽哉
其爲龍可伏而窺矣俗吏所嘗習不能破觚故所張
施亦彘彘凡陋孰與公天覆地載日照月臨並施之

爲得哉古之馭吏少廣漢多次公戢兵樂子儀憚光
弼觀史冊取與較然論治者可繹思矣雖然余有慨
焉匹夫匹婦弗忍有傷公心也頃者錢法不行大都
白晝愚民標奪致陷重辟者數十人公且無可奈何
青災蠲賦拯一方倒懸公心也頃者撫臣重國儲
申章停閣致主恩浩蕩魚鱉之鄉獨不被沾濡公
且無可奈何高寶河隄金湯勿壞公心也頃者靈雨
浹旬諸隄四潰致興泰數百里良苗一望巨津所至
哭聲撼野公且無可奈何然亦不遑寧處而其心已

士附民戴之矣今以碩望偉豎擢河南右轄行且開
府重鎮爲 朝廷巡撫大臣所謂無可奈何胥得伸
縮由已懸知不委於天豐澤湛恩將必大闡綏猷獲
如所願余且日旰而望之矣余懶慢妨俗辱公不以
爲不肖眷然優禮余於衆中德公最厚知公最深故
因州大夫吳君之乞言而樂爲之揚摧也於是乎書

送憲使後川傅公擢順天丞序

聖天子御宇之五年治屬休明位先表則時少京兆
缺銓衡簡其人以我公名上之 天子曰俞命下淮

揚徒御黎氓蹒然奔走鄉大夫士則喜愕交集喜者
慶登仙之選愕者惜保障之一旦撤吾海上也公將
治裝以行州師生倪晉明暨劉岩唐洪慶輩謀以謝
數年鎔鑄之雅乞言于予予素不能工古文詞然卒
不獲辭也乃作而言曰京兆古內史之職畿甸之事
中都之訟獄皆受而聽焉少京兆則尤任之要且劇
者選皆人望垂示四方明興叙望叙資擢多臺諫間
以藩臬補者百之二三耳公以數千里干城之臣遠
在遐方輒膺輦轂具瞻之命豈以黃霸嘗守淮陰治

行爲天下第一所以簡在帝心者固有日歟抑京師根本重地必得山望如公者以彈壓之而後可也夫駉驥行千里不可以服鹽車牛鼎函千鈞不足以資饗殮之用何則其所挾者大小固有不能焉耳孰如大靡不勝小罔弗宜一舉而兼之者尤爲無憾耶公其人也公由進士起家縣令展轉郎署間出補刺史秩滿遷憲臬因以兵備淮揚本末有餘謀許鑒遠所歷善狀予不能各各殫述獨三年間耳目之所覩記簡賦治財五兵咸戢壯猷先聲能使長江巨海烟

熄波澄趨悍虓豁之徒根蟠橫截於墟里川塗者驅除殆盡其於武備飭然振舉矣他如蘇里甲均徭役清虛糧釐浮費散穀賑饑開堤注水殷憂纏結乎眉睫而湛恩汪濊於肌髓者橫被無窮又其大者排徐邳泛漲之衝流通南北貨財之孔道斬木樹本畚土固防義秉在丹身先衆旅凡四越月而事竣環水居民獲免爲魚然苦辛備嘗玄髮頽然一變成白矣此其勤勞懋著之績百世且有賴焉公之蒞政大都能巨能細之綱之紀卽劬勩盤錯應之從容而惴惴小

心則日周巡於几席之地至守身別嫌明微介如處
子雖有吹毛之智安所指其一疵方且視爲尋常無
毫髮矜矜自鳴之色公之大體植立衆長必張世固
鮮儷也卽駮驥牛鼎所不能兼者公其有之亦何施
之不宜耶夫利如龍淵斯於斷割乃可與議公自此
揚已試之廉威宣芳猷之洪鬯將見神明摘發桴鼓
稀鳴赫然流聲當與趙張爭榮青史矣雖然千里之
足期遠騁千鈞之任匪虛受以公素所蓄積一少京
兆固不足以展其底蘊安知非籍是爲階將開府於
鉅鎮而剽繁治劇有十倍於此者乎又安知不以剽
治之聲所至輒成自京兆而擢以爲相因以膏澤遠
潤於江淮者乎是公之事而予子民之望也亦師生
繾綣拜別之情也

贈郡伯虞紹東公入覲序

萬曆 御宇之七年爲天下入覲之期 聖天子將
坐明堂朝諸侯大計羣吏循古黜陟幽明之典期保
艾黎元寧謐疆徼垂豐鎬之治於億萬載勿使失墜
制甚赫矣吾維揚使君紹東虞公按禁例方歌驪駒

垂橐而行同寅月川韓君中山丘君湯溪王君龍南
范君相與謀所以贈而郭君順菴者造予廬乞一言
以華其行予重諸公祖之委弗獲辭乃颺言曰今之
太守古之諸侯秩居二千石民風吏治咸有所隸貪
廉污隆之準繫焉身先之則從且理維揚財貨甲他
省郡津當南北星使如雲所需少弗稱輒眦睚長短
其所隸州縣相距千里編氓馴頑何啻數十萬屬吏
之工者拙者又趣尚各懷其心于此欲塞睥睨之私
奏奠安之績盖亦難矣予嘗竊記往者下之染指濡

首幾自墮落上之矜矜飾廉隅武健嚴酷曰匪是惡
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已夫在昔稱
循良漢爲盛而太史公傳循吏則叔敖而下數人而
止今概其中又寔以一二事不相兼能焉非夫吏道
之難歟公以 天子黃門遴蒞茲土守非出於一麾
材早成乎百鍊其振衣崇岡濯足清流勿論已而其
破官府降巉絕居上臨下悉撫以寬和卽劬叢選
中未嘗見垂鑿倨驚之色所謂盖之如天容之如地
暖之如春古稱長者公之謂矣予讀班氏書見論漢

黃霸之治潁川一任寬和以禮義條教爲喻無所事
搏擊霸固一代之良也方之公齊軌哉齊軌哉然火
烈人畏水懦人玩相濟不偏者蓋鮮公寬而有制和
而罔狎卽聲色不動而隨所注措若振槁然自簿書
筦庫以至治兵疏河靡不日就綱紀尤雅意造士建
塔以崇風水修祠以禮文昌凡爲右文計者特至且
商賈輻輳紛奢多盜之地三載間四境晏然墟有寧
犬關無暴客百廢舉而度貞公殆渾厚精明兼之耶
予嘗濫竽直指行部金華金華公之鄉也沿溪入境

遂登山涉川觀其窈窕者曲折峻拔者陵厲因知士
生其間圓多辯慧方多峭直固地產宜然若公者秉
中履和斲雕敦朴則又胤毓於山川之靈非風氣可
得而囿者公聞秩滿薦揚膏澤洽旬宣忠信孚交際
立德不器茹美而章君子曰斌斌乎紹東品中全才
也直良二千石云爾哉 明朝計吏懿典不獨窮誅
不肖尤於卓犖者立異等有 欽宴之寵焉蓋旌賢
也公之此行揚州治行且居第一褒然專城之先爲
淮海生色天漿醉飽寵冠一時二三同寅載錫之光

矣顧瀟海之濱千里士民相視駭愕重以惜瞻依之
去復懼留中能無借寇之思乎甘棠之蔭長而方齊
五袴之謠兩岐之歌入耳未饜露冕行春野人懷惠
在仁人自眷然不捨去也矧久任之令象魏方新卽
其地增顯秩焉固近事可睹者此一方之私也天下
之公也儒也日盱而望之矣

蕭抑堂公善俗錄序

化不易更也習成之謂俗鼓舞之謂風範圍之謂約
是故俗有善惡政有沿革長民者必掃而更之風也

約也凡以牖民之良也民心本然之良以無物我無
崇卑無古今感之卽通扇之卽動標立而帖然以趨
是故法不可易申之可也善有可師廣之可也嗟夫
自吏道壞民俗訛斯義不講也久矣蕭侯守秦之八
月加意善俗梓錄以行斯錄也述而不作者也侯鄉
之先達羅公念菴傳世有譜譜中約族有訓侯得讀
而藏之茲出其所訓族者準以善俗前有作後有述
訓族之心與善俗之心一而已矣羅公以昭代文人
日講聖賢之學駸駸乎已造於醇儒家陽田乃合族

人環居而星處懼其曠禮逸度思以防之也遂以其
用世之志施之於家首揭 太祖高皇帝教民榜

文解釋其義聖謨洋洋精蘊闡矣因次第其說廣十
有二條義正詞嚴森然法語具載凡以移羣向爲皇
極之歸羅公之施於有政如此公蓋本其得之身心
爲族間表正風之有自非徒然者於是明期會備章
程俾遠邇親疎拱手一就約束豈顧強之哉孝弟禮
讓勸善懲惡與夫相恤相保咸人心所自生非其性
之良乎各有之良導之使從斯不令而行不言而信

故今洪都而上談聚族之美必以吉之羅氏爲門闕
首稱焉推公之心由一族而一鄉而國而天下庶三
代之風有興乎公於羅公爲後學來牧茲土慨斯文
之影響撫薄習之沈淪御史有嚴誨士有體然其欲
民爲善一念如水之必寒而火之必熱也其軫民而
爲之驅也猶饑之於食寒之於衣也其約民而範之
自身也猶規陳不能欺以圓矩陳不能欺以方也乃
題其訓族一卷更名善俗錄將覃布滄海之墟習而
行之樹之風聲回其俗尚嗟夫我公淑人之心可撫

卷而窺突化不易民教匪狗類良心所秉四海萬世
固有同然安知約立風行海隅之俗不有如陽田之
美者耶又安知觀法相師海內之俗不有如海陵之
美者耶訓族善俗良法美意先後同符吾知化益弘
心益遠矣刻成鄉之長老奉公命委予爲序曩予筮
仕永豐辱羅公收爲門下士師長之義也今反初服
齒爲公編氓子弟之分也服義則宜推廣先師遺教
以示不倍循分則宜仰承父母德意爲鄉人倡又何
靳於一言也乎

贈都轉運臯渠楊公入覲奏績序

長人者之視寓內元元其心宜無以異也所以軫念
元元而生全之其計亦宜無以異也然心無異而職
或異世遂以其職異其心任司牧則右民理鹽筴則
右竈一切利弊介若秦越然甚則怯縮者拘其故思
深者虞其他支吾掣肘天下事夫誰任之慶曆間河
淮破漕捍築無遺筴矣獨以分流尾注興泰諸郡邑
淳弗與洩民無所耕議者求入海故道於丁白二渠
或謂其邇竈也中持之更數歲不決旣臯渠楊公來

爲都運長蒿自時艱奮然曰害不祛利不興且職守
有二凡元元皆吾赤子有二哉合刺史蔣公道海上
炎熇中徧歷諸埤場規圖永利請於臺使者濬車輅
諸河十餘所以殺其流復丁溪白駒二渠聞以導其
歸諸凡石畫盡出兩公厝注而公任之尤力昔時肆
溢倒灌沒廬浸畝者咸底平成人人尸而祝之矣不
佞家東海正溺中人也故德公爲益深使公一或偏
於視聽則事債拘彼成說則議阻虞及後言則功隳
舉諸郡邑之地猶然沮洳諸郡邑之氓猶然魚鱉也

然則臯渠公獨南北兩淮三十餘場之保障已哉公
起家名進士初試令關中爲良墨綬以高第郎司空
部部長二賢重之進郡太守爲良二千石比轉運兩
淮爲 國家計臣提衡利權修潔不染節浮費以裕
商竈搜伏匿以清出納不爲嚴聲色以厲其屬而屬
之貪墨者必黜以故見之者盛夏若負霜雪旣就之
又如勁寒暴春陽也而其宅心之仁持已之廉蒞政
之公任事之勇有諸薦剡所不能盡述者今年秋九
月秩滿三載制用奏績適當天下大計戒輿垂橐入

覲 帝庭羣四方藩臬郡邑小大之吏敷陳論述稟
受 明天子訓敕宴勞退而以三年之課上考功令
裕邊足國異政殊勲當稱天下最行且非次顯擢不
得長淹兩淮矣副使聶君某重公之行也走不佞山
中丐一言以爲祖帳先不佞素德公之深又兼以聶
君之故似不能已者蓋聶君不佞令永豐時佳士也
有一日交雅遂不辭而叙之

錢太夫人九十壽序

莊生言冥靈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而又有大

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夫彼皆所謂大年
也而有大而益大者焉蓋登東岱者駐足天門而知
其有日觀也登西華者瞪目杉檜而知其有蓮華也
彼其磅礴蜿蜒紆迤盤礴則必有崔巍峻絕薄雲霓
而干霄漢不可丈尺者矣余小子見大司寇景翁先
生而知其有太夫人也先生當 今上之七年旣以
大老八十膺 存問之眷今又六年年年八十有五矣
而先生之太夫人則年九十並以極貴篤老皤然相
與賁於堂皇之上 一以爲王母 一以爲嬰兒 一以爲

明月一以爲長庚裨海之內衿佩之家無兩焉蓋余小子與先生之子虞佐共年籍嘗客先生所見虞佐先生朝而問起晝而問膳夕而問寢几杖七豆無所不親既乃聞先生之就子舍而事太夫人猶虞佐之事先生也又見先生臨虞佐言無疾色無遽訢如陶如其家訓一稟於義方而常有愉穆之象既乃聞太夫人之就慈闈而臨先生猶先生之臨虞佐也夫福澤壽考其淺者猶可偶而受焉若乃仁孝雖洽泰和之氣鬱於閭帷而格於冥漠者至矣故天祚之以

無疆之釐難老之年既於其身又於其子既於其親又於其身卽雲仍而下至於所不知者何人皆若可延而觀竚而饗也由斯以譚大德大年合若左券先生以德壽母而太夫人以德壽先生交相壽者歟蓋鉅公名卿之在寓內繫國脉而其壽命祉福往往與朝廷家相應今上方尊養兩宮永綏純嘏於萬斯年則其下寧詎無耆耇之臣長奉其親於春臺化日之境迓天休而介景貺相爲無極者乎余小子受易益之六二臣道也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

違先生是已晉之六二母道也曰受茲介福於其王
母太夫人是已人言世當有道之長則白鹿在郊白
龜在沼彼毛介之屬猶然矜跂而以為希有奉以為
祥至君臣動色作為聲歌薦之郊廟錯采績畫而以
夸諸其士庶物瑞乃爾况人瑞也乎哉然則震澤之
區一氏而有兩瑞焉將熙洽之徵永命之符於是乎
在是惡可以無著余小子故不揣其不佞而序之夫
且為天下賀不獨先生太夫人也

贈鄭思亭父母入覲序

三代綦隆之時諸侯之入覲也蓋非徒筐篚玄黃輪
方物充貢獻已也亦非飾偽崇私賚金帛邀結左右
苟為聲譽冒榮寵已也要必有所以自信者挈以效
於天子之庭何也曰吾無所覬覦竭乃心盡乃職而
已矣為天子布德意惠養元元守其生平而不壞朝
覲宗遇執此以往是以上孚其忠下吮其澤出守藩
服入為卿士股肱王室冠冕百僚而勛庸塞天地書
旂常勒鼎彝蜚蜚聲後世殆無窮殫也已豈不盛哉三
代以還侯封裂而郡縣之制剗矣於是則有廉能之

吏慈惠之長明善之師如黃次公魯仲康輩咸奮自
郡守歷叙崇階而勞著當時聲施後世雖不能媲美
古昔抑亦可以爲次矣是豈有術以獵取之耶良由
積其行能不壞於已有以效之天子之庭致茲盛焉
耳我 國家立綱陳紀設官分職其於維持內外之
制至爲嚴密外官率三年一朝銓司者察其功課殿
最而加黜陟焉凡郎官諫議臺察之屬往往於課最
者取足異日果有以自信不壞於已則遍轉高華致
身樞要所謂名公碩輔亦往往輩出於斯嗟乎幅員

至廣官屬衆多庸猥鄙瑣者或有之而涵光霽之化
炳炳烺烺卓然自信挈以效之天子之庭者豈乏其
人哉明年春旦天下吏咸萃 京師遵制也余郡太
父母鄭侯當偕計以行噫嘻如侯者其有以自信矣
可以往見天子矣侯之政奉德意而布之郡中也若
慈母之於子隨喜怒饑寒而爲之足其欲不可一二
舉而其大致則內盟諸心外恪其職苞苴不入貨賂
不行堅貞潔白矚然浮於塵壒之表斯則侯之所以
自信者乎斯則侯之所信挈以效於天子者乎 聖

天子賢宰相虛已以待吾知侯必有所合矣合則從從則遍高華登樞要易易耳勛庸之盛不豫卜於今日哉往歲侯以御史旌異余嘗爲文頌之侯之心余知之久述之備矣茲於是行也鄉之薦紳復以贈言囑余不獲辭則信侯之心有以自信而爲是言或亦信余言之可信信其爲不妄也

賀中陽舒老先生榮封序

國家張設彝典推本所生每叙子勞視秩單思爰錫寵命斯因忠以隆孝者也人臣稽首自天兢兢皇皇

榮與懼並益用楸樹勲業薦致尊人登之巍階斯曰孝以作忠者也然制以例妨事緣時偶內臣易外臣難由上橫被易由下累勞難以所難得一旦寶軸金函赫然天獎下九重走千里俾吾親鐵冠繡衣星耀日華翩翩里閭間爲親戚交游光寵倚歟休哉人子得此其心宜何如懽忭者全州中陽舒君與予同官南服淬義和衷殊方兄弟也君之翁以君三載奏滿封如君官吾輩各相矢一言賀之程子曰欽厥職之謂忠顯厥宗之謂孝理無二致事非兩岐明王御

寓欲百司庶府雷動景從輸忠宣猷匪取震耀之權
曷以鼓舞一世人子式酬昊德欲霑優渥芳馨風烈
匪厚積勞勩比協成憲亦曷以望上稱明試釐茲洪
休二者蓋交相待也中陽君韞積六經服膺道術俯
鑑深於重淵仰窺高乎玄極是故以迅蹕之氣琬琰
之材奉 勅兵備徐州祇以展事惠以綏衆詰戎治
河百度犁舉其持衡握鑑尤偉然有古廉鎮之風職
勞備矣銓部列其狀上之 天子天子嘉之推厥所
自敷時新命豈不曰獲若經營勤在疆服茂哉惟汝

子獲若啓佑功在庭闈茂哉惟汝父褒之榮之奚靳
也夫臣賢而賚之自君上有異禮子賢而遡之自父
下靡遺善洵所謂使臣以禮則士之報禮重語交也
吾知中陽君沐此湛恩忠愛之心油然而生矣殫竭股
肱庶幾夙夜何也思悅其親自致恪其君矧乎其忠
素著也翁佩此湛恩忠愛之心亦油然而生矣拂示鞭
影要之大賢何也思報其君自致勞其子矧乎其教
素章也嗣是騰茂實永鴻名鏤玄珪闕紫闥忠日以
顯孝日以崇是中陽君於父能子於君能臣斐然罔

敦大倫在茲舉矣豈世俗冒焉虛銜逢秩云爾哉拜
命幾何時將卜日齋心發鸞龍之文對楊休命行且
易春官舊服介春酒簇賓筵曳赤橫金與彩衣炳錯
婆娑堂上予謂絲竹鍾鏞則市里喧闐者爾無以異
也爲短歌三章獻而侑觴焉首爲中嵩之歌歌曰山
之靈兮雲蒙其峰朝浮鮮紫暮射殷紅生申有始祝
漢無終翁服爾登安貞與同再爲長松之歌歌曰松
之積兮下有虬龍掩映烟月凌厲霜風蒼顏黛色偃
蓋重重翁服爾盤相羊無窮又爲豐水之歌歌曰水
之泓兮載地涵空潤枯而華泮北而東揚光清令灑
澗冲溶翁服爾臨澡浴厥躬歌闕中陽君鞞然蹈舞
再拜請授之遂書以代琅玕之贈

發藻堂集序

詩不易作亦不易言蓋自三百篇後遐哉邈矣代有
作者言人人殊漢去古未遠獨超玄乘魏閒曠神全
晉緣情述景漸近靡縟下迨六朝排偶盛渾朴衰風
雅之遺滴愈遠矣唐興諸君子力制頽波體格旣備
風致攸存雅韻洋洋悅心怡耳故作者必舉初唐盛

唐爲稱首云夫詩者性術之形風氣之所漸也唐一變六朝猶能近古雖諸君子才識邁往力能必至毋亦時之所尚有固然歟故今觀其冲夷者涵清曠於溫醇麗藻者發濃纖於色澤排巧之習黜渾厚之氣完要於性術均有所得焉耳世之論詩者往往各隨其性之所近高明脫畧之士雅尚清虛一味宗陶韋友王孟而博學洽聞呈能競藝者又或委四子於岑寂至同枯澁之孟郊噫是各執其一偏者也濃淡兼染人之績備清濁合樂工之技全取淡去濃有遺色矣喜清厭濁有遺音矣故清池之水澄江之月瑩徹融朗達者愛之苟持此而穢金玉鄙玄黃是又以山澤之癯而嗤巨商大賈之所有者也其不知類孰甚焉湛川倪學博先生平生負豪傑之氣文章字學各擅其長尤以詩鳴齊魯教成風變之餘諸弟子乃請吾泰暨項城鄴下所爲詩校而刻焉刻成章文斗李呈華來索予序予曰讀發藻堂詩乃知倪君之所藏富矣非所謂淡而不去濃者耶非所謂清而不厭濁耶固宜其色靡不備音罔弗全美則愛愛則傳也已

雖然有飄然遐舉奔軼不羈之態李之詩所以神有山林旅寓慷慨悲歌之懷杜之詩所以聖以倪君之才廓而大之綸而不息將滴乎河漢殊未有涯其詩之放逸與沈鬱也宜與李杜並驅矣子辱湛川之愛深故于二子之請因以所以論詩者求質焉

郡齋清玩叙

人心所向恒輕重相爲低昂此重則彼輕是故嘗去彼取此耽岑寂則厭繁華志山林必忘朝市夫人之心亦惡能兩勝而並用之哉故清修之士取足山水

之間斯俗所深嗜而競趨者舉不足以掛其胸臆矣蕭侯尊甫翁江藩清修士也平生志耽山水當居鄉時往往翱翔青螺白鷺之上恣以爲快今侯迎養茲土屏處一室視向所耽慕不獲青鞋布襪片帆短棹躡足而登以遊焉至世之所嗜而趨者又非其心之所欲環觀窮宇一無以當乎其心能不悵然以思乎予旣爲淮海崇源手冊推本翁恩俾翁散帙自嬉乃上舍諸子檠輩人爭賡詠復強予倡而詞予知翁素所耽慕獨在乎岑寂山水他不與也遂令繪爲禽鳥

草木凡可以識感怡情者彙以娛翁之目而快乎其心嗟夫翁也得攬而觀焉巍巍乎若陟山之巔洋洋乎若泳水之涯青螺白鷺之樂一卷舒而宛然如昨已因搖筆各題短句見鄙志之所存翁有味乎予言其去彼而取此也哉

贈郡侯鄭父母榮膺嘉獎序

州治編海處陋非通都大賈交集之地民生其間者魯鮮識不事巧利愛實而惡華易駭而難馴以新任者亦簡朴不自逞薄威多寬則得之矣老

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又曰治國若烹小鮮何者貴不擾也治道何常擾之則亂順之則理天下古今自然之大勢也雖然未易言也爲治猶爲學然先定其志而已矣志之定者無動於聲華不惕於利害非浮議游辭所能牽惑吾中有主矣故學可以適道而治可以登理不然擾擾焉日營吾聲且利見害則怵惟議是從吾不能自爲主亦何所爲而可成乎然真實爲學之士與好名之人潔長量短較日以計聲譽恣進取之謀殊不若矣然久之未有不著明而道德

宏碩者也真實爲治之吏與近世一切苟且之政較計目前鈞聲譽圖進取亦弗若之矣然久之懋弘鬯之猷樹光大之烈而勛業充塞於無窮其心若曰吾因其俗順其民盡吾心焉而已矣至違背民俗苟以具文書瞿瞿奔走而因得一言之譽吾不忍爲也吾以之決去就焉耳嗚呼此古之知道之士而後能之豈漢唐以下循吏可幾及哉吾父母鄭君受銓寄以蒞吾秦也始見恂恂若儒生學士不妄出一語而有成獲者余心悅曰是吾秦之父母也旣而勤瘁民瘼

撫字有方濶畧於繩削而游心於簡便民有所納完租則已不復苛也州有所用稱事則已不復濫也余又心悅曰是真吾秦之父母也嘗語余曰吾恪吾職殫吾慮而人不我知吾不爲之動也不然吾有去而已噫其定志而適治知道而從政者乎歲春閱督河都御史潘公移文褒獎備述其善而州倅某東幕某徵余言以諭之余則自謂少知父母者見其蒞吾秦也無近名無嗜利不惕害不牽議以儒生學士之心盡愛人節用之道朞月政成矣而褒獎適至卽使與

世之一切苟且者潔量其所獲亦不過如此之速而已而積久彌彰勛業克塞又豈彼之所敢望哉吾父母亦堅定其志而已矣吾不能以導諛也是爲序

贈大叅春所龔公擢河南右轄序

春所公之被命赴河南也將臥轅江沚垂橐驪駒鄉大夫與屬吏贈之行卽累千百言猶若不足以揚其光發其憤余曰鄉大夫則相與也東南美哉屬吏則相臨也上下交哉美合則契深交形斯義起是故詞之不可以已也乃郡博士及弟子員亦翩翩謁余

願告一言爲譽余追爾而笑曰異哉監司之行屬吏有言已非古矣矧最疎逖如博士弟子員者乎春所公以藩叅奉天子簡書監制一方於所屬賢不肖咸得廉察博士則能糾之舉弟子員則能簡之誦之其所宜施於黷校亦曰導之禮義試之文詞爾已計勢與分則簾遠堂高者也春所公以治兵治河日夕不給缺然二者若體具不相屬然顧師生獨眷眷于其行咨嗟旁皇乞言至再何也豈亦曰故事宜爾哉是往昔之所無也博士吳朝翰等揖而進曰夫人之

惠有萬鍾不爲重一飯不爲輕者此無他緩急殊求與辨也施以萬鍾緩後其期必待其求而後與受者可懷而與者不謂之惠一飯之恩乘人之困先其未發慨然許之則廉耻之所由生也與者弗德受者則弗可忘此孟軻氏之所以卒澤於道而伍員韓信厚嬰於胸者也邑居諸生凡百有五十餘人自河決來併日而食易衣而出者殆十之五指糧膳先稱貸爲一朝一夕計者殆十之八貧至諸生極矣此猶居常然也今年春二月園法不通市肆如洗諸生多有枵

腹啼饑數日不舉火者親戚交游莫相聞問上之所宜軫念宜有加於山澤間閭之氓者獨一等哉然所謂簾遠堂高欲陳之而未有路龔公遽出贖金八千斤易青錢買民間盜鑄一朝底定遂搜括帑藏遍請之諸部院大舉賑濟首下其牘於有司曰士民之表也阨茲時艱得無有困於薪米者乎亟發贖金人錢之如其數越餘月然後部院題允賑典始行此與矯詔發倉小同而異夫無俟請求則廉耻全當其危急則焚溺濟首先衆庶則禮待隆此在龔公視之亦一

飯之德耳乃諸生得此則何啻萬鐘視之朝翰輩極不肖忝諸生之父兄師長也愛其子弟榮及其父兄師長寧能有胸無心哉此請之所以益堅也余聞之嘆息曰水患魚民錢法鬻亂賑濟者二難之一解也春所公毅然行之先之俊秀次之鰥寡孤獨又次之種種編民可謂施恩有次第矣然其可鬯而詞者猶有說焉國家養士建設學校輔弼司牧咸取於斯上人者茲地之所出也又烏得以弁髦輕之彼廣廈之內數百人之中所謂污蠖禮義蕩棄法典者容有之矣其間希聖賢多識國朝典章開口談當時之務動以豪傑自負者豈無其人乎一人焉亦可謂得士矧其人多慕古好義超然上達則下之人固不得以魚目溷美珠上之人又安得因稂莠棄嘉穀也嘗見監司挾簾遠堂高之勢巍然峻絕視其師與生誠若弁髦然間有取於談性命攻文字偶獵時名者幾人待以高等收爲門下士收者悅弗與收者固弗悅之矣此士心之所以不附也春所公之遇學校也不詭言導之禮義相率以空談不越職試之文詞倖取其薄

伎獨以提調之責付之博士吾惟日長之養之優之
容之其休其休時與通之其人之賢不賢也才不才
也勿論也其所謂涵之如海暖之如春者非耶今夫
草木蕃敷造化不擇故雷雨均禽鳥孕育川澤並容
故生息備天地之大蓋可見矣春所公以並包爲心
斯以兼濟爲量知其施恩之有次第不知其無所擇
者不知天地之大者也語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
賤士固宜有以自貴乃其墮落不振將不齒於流俗
者毋亦上之人有以賤之歟春所公平居容士臨患
恤士謂之能貴士也可朝翰等起而再拜曰不肖輩
久知龔公養士今始知龔公貴士請以先生之言贈
龔公行俾後來繼公者聞公之風不以疎逃賤之龔
公之惠將益休暢矣余曰然遂授之

陳衡野郡侯禱雨有應序

聖天子簡閩郡衡野陳侯蒞秦之三年時驕陽爲祟
早禾幾枯侯慮吾民之失所惻然憂之率僚屬諏吉
舉典徧禱于山川城隍之神杲日晴空一時陰靄四
塞微雨飄忽越兩日輒至滂沱斥鹵之墟膏液流布

而環野編氓舉忻忻然擊壤相慶矣寅僚少山南泉
諸君子謁余謀紀其盛余作而曰不經巫峽者罔知
蜀道之艱未涉龍門者烏覩禹功之大余灌園東菑
日臨阡陌因知疲農望雨爲甚亟而德侯爲甚深也
敢以不嫺辭遜焉吾觀爲子者饑寒疾苦則必號呼
父母之前爲父母者見其饑寒疾苦則必衣之食之
多方崇護之其情至也民有患而望捍于州司長與
州司長之當爲民捍患也何以異此彼耽耽而居飽
祿以嬉視民艱若秦越人者重拂民望我侯念民穿

渠灌禾閔閔焉待哺于天不待號呼而爲民請命有
弗協恭齋心者則指天呼神詬詈之卽父母宏仁曷
加焉吾又觀殘忍者鑿天飾誕者誣天此而不蒙厚
譴亦幸矣我侯旦夕縞衣十里徒步一言之善天且
鑿之遂使焦土淤渠汪濊潤澤國賦民生均于是乎
取贍此非天之公其報乎者侯至仁所以感乎天者
可知天至公所以應乎人者可知感應通天人協然
則甘澍淋漓夫豈偶然之故哉于時野人歌頌侯德
萬畝一心余野人中之一人也遂爲之歌曰雨冥冥

今山側千金難買今一滴沾濡優渥今闔澤徼吾侯
兮吾且無食又爲之歌曰水淼淼今天低一勺萬斛
兮珠璣玄旻粒我兮蒸黎徼吾侯兮吾且無衣卒爲
之歌曰稻青青今將花倉箱慰望兮誰嗟萬民安堵
兮海涯徼吾侯兮吾且無蒙歌成俚語瓦缶同鳴風
之淮南足爲海陵一大奇矣我侯建鴻業流清風恢
一割之才收三善之譽其爲吏治景爍者豈片語所
能揄揚者哉余特志禱雨一事以塞諸君之命如其
他則俟史筆書之余不贅

贈見吾譚父母入覲序

萬曆己丑歲當天朝覲之期 天子將坐明堂大
計羣吏之治行黜陟幽明之典先期戊子冬十一月
州大夫譚侯卜日從羣長王大夫行而其治裝則寂
乎未有聞也蓋往大夫歲當入覲日坐堂皇營營然
謀以治其橐裝甚悉無論其鉅細而陸之車輿水之
舟航也者靡不物物華而新之下至吏胥厨人辦所
以從行資日喧喧里中蓋十室而九且未寧也以是
爲故常母恠譚侯行逼旦夕矣而里閭市肆猶然若

罔聞知詢之曰吾俟焉耳再詢之曰吾守吾常聽之
焉耳嗟夫自吾不及見此蓋五十年乃今得之譚侯
非空谷足音耶夫人內有所不足然後籍其外有餘
瘠乎下斯得腴乎上譚侯無是故洒然其行嗟夫侯
之天定矣侯禔身謹宅心仁蓋居然長者其爲政不
務小辦事至哲甚母假提衡尺寸炯然遠其施而行
之則一意用厚半法而止民有犯原而滅之吏有過
朴而容之終不以暴怒移天性爲已甚至其簡訟薄
罰捐俸賑饑繕城垣以保障一方恩貽百世之利開

濬海口凡所費用金恒出私濟公亡入公成私蓋士
民曉然論矣侯善狀非一而其大都則取數廉予數
約修其實不修其名故所轄院司知侯賢咸目之曰
循吏然侯自持則恒曰世巧寧拙世利寧鈍吾赫赫
躡吾聲矣如民弗堪何自臨蒞迄今三載其政之寬
然與履之皜然如一日嗟夫其爲內有餘而不瘠乎
下也侯之天定矣復何所藉乎外以腴乎上哉余誠
不解昔時之考績者挾持大典魚肉其民而其謬相
語曰是行非重攜不可夫方今聖天子軫念黎氓

歲詔書蠲賑至再而其重貪墨之罰屢下銓部長德
意至勤自宰輔至百僚人人精白承休共臻熙治而
山林長老扶杖需之私切謂必不藉此毫毛致苦天
下吏爲也卽交際有不可廢者亦百金而饒余嘗試
爲令其狀乃今倍八九焉母亦陽借公以文之而陰
以益其私耶余重爲世道慨矣語曰士有百善惟廉
爲最士有百惡惟貪爲最侯服善而能擇其最也旣
皎皎爲廉以肖海內賢者矣茲復垂橐以往一須知
方冊外無加焉侯於予衷蓋有深契哉行當趨走玉
階發舒其氣免冠復有聞考功吏首上其名 天子
嘉之待爲異等賜宴大官知非他人必譚侯也鄉中
於大夫贈言之典久廢余老辱侯知復重侯遂不諱
不文爲俚言一卷納之行李嗟夫侯囊固輕也載予
言不亦僞重乎哉

壽江怡泉七十序

夫草木禽鳥之微含生逞態光澤充盈則必托豐林
濱飫壤孕厚毓深有以成羽毛膚格之美蓋所畜者
異而所產自奇物固然爾矧長江淵海崇山浚川晶

靈溶洩不啻一水一石之詭激則其磅礴浩蕩森沈
清淑之氣所以鍾乎人而發其奇者豈徒然哉是故
上必有瑰瑋之材陳之宗廟明堂于以蕃宣丞弼不
負明時次必有山澤之癯褁足投跡於鹿豕間蹈理
義而談詩書復以延攬之懷播之聲詩使名山大川
籍其吟嘯爲不朽二者雖顯晦殊途身世異致要其
所得與所失可互用也崇川隸廣陵稱鉅郡襟江帶
海連壤三吳有白狼山崒崒層霄南面屹立當風恬
水止天朗氣清則素波澄濤江白如練海青如碧環
拱馴伏猶髦士執俎豆而揖讓雍容及烟霏四起風
警泓鳴則雪浪浮空狂叫怒號江失其平海失其寧
孤峭生寒又猶武人持矛戟而橫制莫敵夫自淮歷
揚千里平洋卽拳石片峰曾不可得迴至是山川融
結介乎江海之衝一突成奇噫東南之偉觀備矣非
坤靈奠軸地祇效靈有是哉士生其間所以鍾磅礴
浩蕩森沈清淑之氣以發其奇者吾知其大有助已
是宜清廟明堂之噐薦致通顯如梧岡陳公震耀後
先肩趾摩接而懷材抱藝伏處巖穴操翰墨爲山水

重者復有其人江君怡泉是已怡泉隱君子也湛道
德咀英華攻古文詞屢試明經不第居常則文以禮
樂飾以儒服有揖讓雍容之節可以言仁遇事則飛
揚倜儻毅然必先有橫制莫敵之能可以言義蓋山
水之所畜者既異斯所產者自奇且性所耽嗜尤喜
苦吟文采翩翩累詩成帙闡原川之至奧通幽渺之
玄思讀怡泉詩知狼山之勝矣然則崇川名山所籍
以增勝者其在怡泉哉是故鹿門撮土也德公隱焉
流風斯遠愚谷之鄉泱泱之野也愚公以爲廬嘉名
旋錫地之以人重也久矣以怡泉之才使早獲致身
成名其所潤色鋪張宜與顯者相伯仲卒以歲薦援
例虛銜放浪一丘一壑以攄其長嘯浩歌之懷爲名
山垂不朽則其所得豈出所失下也哉儒進無所建
立於清朝仰慙先達退又不能麗藻品題名山大川
爲邑里光寵均有所失而兩無所得視怡泉何如也
怡泉今壽躋七十同鄉侍御黃公索予言爲祝予遂
爲道其所失與所得以歸之

贈周道尊榮陟河南文宗序

古昔稱篤棊勤施明光上下者迹其多才大美度越
今古雒都之鼎可奠東土之兵可觀禮樂教化之權
可因時注厝而佐億萬年太平之業隨施輒效蓋世
爲天下烈已寧獨借才前代今亦有之我明宇周公
祖起家進士秀鍾楚澤學有本源剔歷中外績問鬼
赫乃以程功司空署者出視兵淮海間不數月而文
恬武熙修攘具飭天吳不波長城屹如聲光獵獵起
部使者上聞維 聖天子簡注文名有年仍令開府
試盤錯乃文事武備則又兼之遂晉秩爲河南學副

當宁嘉與天下還淳風而洛陽固天下之中也風聲
所自砥諸藩臬此爲尤先一朝舉提衡斯文之柄授
公委任責成之意豈微哉淮南屬下十郡邑相率重
公之行而吾郡譚父母先期紹介問言不穀不穀撲
檄山棲言胡足重第自承下風以來得與聞諸所表
豎如濬川塗典試事精覈軍政品隲士類種種不一
未嘗不拊掌稱快又伏覩所爲古文辭提槩登壇千
軍辟易文陣雄帥罕與爲儔且時投明月之珠錫照
烟蘿之境誠厚幸已又安能以無文辭夫當代豔稱

多才大美疇如我公公蓋屢試屢效文武惟其所用
矧與學真修厚自挾持所爲譽髦斯士者寧獨以其
才哉蓋爲國樹人用弘薪標懸氷輪掄真才而遠覽
於牝牡驪黃外者非才曷克勝之乃率先矩矱象指
意趣昭揭乎倫紀之途而默孚以蕩平純白之雅道
則又非徒才所能辦已故必有以感動之而后有以
化成之明天子廣厲功令以還淳世道意其謂是歟
我公固誠與才合者今其往也必有合矣海濱之華
輒難掩而河洛之間閭閻型范中者不知其幾千百輩

矣信千載一時哉卽造士維風倡之河洛天下將喁
喁嚮風禮樂教化之猷行且輝映古昔而遠繩明光
上下之助烈以此報酬主知仰副其委任責成之意
誠無負已算計見效寧獨與經營水部建牙淮濱者
並數哉十郡邑守令計同聲頌之不穀將扶杖觀焉
憲使胥公議疏淮揚水患稿序

淮揚稱域中沃壤自隆慶初河潰夾淮破漕治水使
者迫欲固隄轉粟廼沿隄鑿斗門殺流卽灌山鹽高
寶興泰數郡邑弗暇恤已復歲決黃浦范家口諸要

害滔天漫地良田匯爲巨浸便國計不便民生爲淮揚大患前院道題濬丁溪白駒二海口宣洩不廣水患猶故今胥公奉璽書飭兵治河於淮揚首問民疾苦得縉紳士及民竈所訴詞憂切痾鰥咨求利害檄諸守令分行勘議總其任於節推李君遍歷各郡邑鹽場訪詢農耆心計目眎其在下流則東濬三場穿范隄達苦水洋牛灣河入海北疏兩河從葫蘆港戛糧河達新豐市入海上流湖水泛溢則關惠政橋引趨芒稻河南注於江僉謀議定遂請撫按嵯三臺咸

嘉石書會奏蒙允卽受期興役次第舉工譚守錄前後尺牘疏狀刻之乞言弁首余曰遠矣公之哲於利害也憫其患亟圖其利幸其成復虞其害亡論行水故道洩水支河出海捷徑宏綱巨目厝注精審卽舂鉅間纖悉蠹孔靡不燭照豈非百世永利哉條畫臚列法令斧嚴不獨異議者息喙凡濫冒因襲一訖釐革讀是帙而國計民患與官箴之要且悉矣公之明德鴻猷被淮海並天壤永永無斁至其神鑒冲度人有未盡識者以儒杞憂梓念嚙嚙惻惻無當經濟萬

一乃推信容納并採兼收是公之虚心大不可及也
為吏與民者方謀專祠俎豆礮石銘鐫報功頌德垂
世不朽茲刻其前茅哉然余猶有憾焉百利斯興一
害宜祛公之遠哲利害其與其祛有不可一日緩者
舉其半則偏而不全輟其一則勞而罔績前事可鏡
也奈何東工未畢天不庇民廟廊擢公參藩需代而
行雖明旨憲令無敢變易而公不克觀厥成矣儒以
譚守為地方計慮有初鮮終剗成帙以永公之惠
遂刊序其槩異日麗牲之碑當執筆大書細書有不
敢辭者

巡撫兩廣疏議序

是編也兩廣督府自湖吳公疏議刻以傳焉者也公
闡精神心術之蘊以達濟艱應變之才明冲澹憂勤
之志以植開誠布公之體際昌時同德之會以成經
畧底定之勲可以傳矣公負文武重望 上用廷議
授以節鉞來殿茲土屬時倭奴縱橫海壖為潮患八
年往矣踵而至者復以萬計而砦崗負固不逞之夫
流毒惠境慘不忍聞公奉 命蒞梧甫二旬即移鎮
嶺東會柘林餒卒脫巾嘯號突至省外上下震訇茲

盖岌岌矣公授諸將方畧遠邇後先其有成畫諸將奉命惟謹匪茹倭夷殲馘殆盡汎水金錫之捷尤爲曠睹而伍端葉茂諸酋相繼撲滅逾月戮叛兵於海上數年醜黠一旦蕩平千里稜氛同時銷息吾民得出湯火以就衽席伊誰之賜時卽表置南頭重將以控島夷築省南外城以固根本惓惓爲廣人慮者甚備廣土僻在南服生民疾苦往往未得卽達達未必卽行行未必可績盖天下事變多起於疎遜間隔之跡而狃之以疑忌沮撓之私人心憤恚每生於猜嫌彼此之形以蹶夫事機倏忽之會是以迄難有成公自叅藩已悉心嶺海形勢要害而熟籌之今茲之至夙夜憂憂出所素定者發謀憲慮動中機宜如執左券不爽毫髮凡所建置所調度所儲備莫不攄誠立馳陳懇用是克當 上心而 廟謨裁決如響斯會中外同心無少齟齬其敷條於下又皆根心之言注意甄拔表賢獎能汲汲然惟恐不及以故將佐莫敢不激奮戮力且雅尚澹泊供需百省往昔至勵士卒則超格而時資倏臨事機頃刻立斷井井然辨而理

繩繩然而莫之窮詰乃中則冲冲然而不盈隨在擊
采容受恢恢乎而不可涯涘是以蘊展而才達志定
而體弘會適而勲立丈人中吉元老壯猷具在編中
故曰是編也可以傳矣雖然式遏亂虐功重當時許
謨定命澤垂後世惟公載懷永圖以終惠吾人吾廣
夙稱樂土然蟠巨滙浸易爲盜藪卽如邃巖巨澤蛇
虺所窟安不復滋惟豫圖而謹禦之使不爲害耳說
者謂屯禦似爲得策今膏壤曠野隨在而是誠度要
害相沃衍以一二年征調之費爲之區畛隄防爲之

室廬種具廣募強壯恣其墾闢樹藝俟居食稍定比
其什伍時其簡教隸之郡而統之兵海二道使屯卽
兵兵卽農而謂之民屯小大遠邇聲勢聯絡相爲犄
角以捍蔽出沒之衝是內省供億之需外杜侵軼之
患設或小警則合鄰郡之屯大警則合各道之屯足
以坐制策勝而免目兵調度之煩如疏中所慮鈔掠
之苦者蓋無之矣漢時罷師事寧之後率表置良牧
故吏治精核民獲安全乃後不然至於今益索然敝
矣窮陬下邑令長牧佐大半曠缺卽有亦多告遠調

舊唐書卷之十一
三
謫垂暮之人夫受人牛羊而使戕牛羊者爲之牧安
望孳息疏中所論劾者已屢太息而况復不止此誠
於州邑之長表其缺而慎選之久其任而責成之作
其標的以風勵之俾得專志治理修其政刑殛兇保
良以綏境內境內旣治何外變之敢生是豫未然之
防與旣動而後圖者功力難易何啻什伯公受知
主上見重 廟廊言聽計從及是時廣采衷訂凡可
以終惠吾人者懇請而毅行之以善後貽遠則鴻功
駿烈備增編載傳之不朽惟公圖之

送東武朱郡公歸山陰序

歲甲寅余始官永豐今泰州朱公時知彭澤彭澤土
瘠而民貧又舊政多務朘剥公至一洗其弊飲水而
治之民遂用舒又治豪貴刻轢一二姓豪貴人伏其
公亦不聞出一怨語於是當道知之旌獎日至公聲
名遂大震於彭蠡匡廬間乃益務直道不他計而不
知已爲據要津肺附者所陰中矣然尚以素望擢守
吾泰泰方苦兵革歲備東夷凋瘵甚於彭澤而公與
吏民日所從事皆乘鄣增堡之務噐仗芻糧之具建

牙使節文武大吏供餽之需高城深池浚河徙廩校材官按地形備戰守之計其難蓋百倍於彭澤而公獨以身任之且一毫不取之操尤數十年來所僅見我州人方日依然保障是賴乃卒壞於前所謂肺附者之一言遂以考去時無貴賤少長相率而哭於庭日以千計余亦數入致慰問則見公之語言動止自若也東帶曳履几几然若不知有去留事余始而疑旣而嘆曰謬哉余之知公也吾挾策爲舉子時聞東武山中有樂道著書聚生徒以百數家不給饘粥

而歌詩若出金石者非公也耶今其任也用則行其道不用則歸而其道固自在也一州官何足撼公哉固宜其不知有去留事而何以疑爲然余又聞今世司聽者之常曰三人言則從二人君歷仕凡兩地耳其舉者獎者幸其遷而補者合衆論之公豈直三人言之哉而卒惟一人言是信豈數有適然而事固拂其常耶余方以使命過鄉里親直公之行而重有所悼遂次序其言以贈之史遷叙述孫叔敖有言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失相而不悔知非已

之罪也殆公之謂矣

賀倪湛川學博榮獎序

國家之需才至急而養才之計至周是故內而公卿
輔弼外而藩服司牧胥於學校乎出然其淬礪之鎔
鑄之使之浮英華湛道德則學校之官在焉蓋千里
之馬蹄齧未馴羈絲弗庸奔軼莫制學校之官馭士
之羈絲也軌物具縛束勤卽士之稍弗裁於繩墨者
且循循然罔或肆然敗轍矣是謂官卑而道尊乃若
人之賢不肖惟天子得而黜陟之而風勵之權則假

之御史御史者代天子以彰瘡百官爲養才計者也
故賢者有薦有獎不肖者有戒飭有革職持其權衡
激揚著焉夫安可漫視之奈何途窮者毀方爲易力
倦者奮翼斯難上之所操責之詳未始不取之恕是
以得一官焉亟而稱之凡以昭勸也嗟夫三代之學
彛倫叙道術明師之所以爲師士之所以爲士今蔑
以聞矣所謂得一官焉亟而稱之可以獎而勸之者
其人豈多見也哉湛川倪君振鐸海上曾不幾時諸
侍御公廉其賢注語褒嘉且三至焉噫是亦難已同

官賀近江諸君暨諸生劉岩輩乞予言以張之予曰
湛川君齊魯豪士兩分縣教擢吳陵吳陵東海一隅
也士專務制科不習爲詩爲字倪君至輒以二者日
諄諄乎指而誨之予方識荆卽開口吐其胸中懷抱
依然論說有當予心已知倪君爲淑儻非常人矣徐
以兩兒叨居門下士日相往來接杯酒慙勤之懽數
聞談詩則稱唐子美而上談字則稱晉二王而上極
其形容不啻口出因知倪君詩與字固有本源殆非
蟲鳴蝸潤竊窺門戶者比其訓迪諸生也涵之如海

暖之如春繩墨不施咸歸調習口不道諸生短長家
之貧富弗問也倪君學無所遺詞無所假武庫珍藏
叩其端者莫測其蘊諸生執經辯難雜沓叢頽戶履
常滿而君疊疊終日無怠惰心營之羣飲於河各克
其量其渾龐博大逼隘區宇復能得諸生日近日親
爲諸生者如草木之蕃山林魚鳥之毓川澤忻忻自
私不知參天地以施化者固有在也下如捐棄廉恥
欺僚案啖左右營營請託束修向背多寡凡前人所
爲不肖悉唾而更之試使以倪君之賢官當三代宜

必勅彝倫崇道術必不止今之所以爲學者矣予嘗謂倪君有凌邁超越之氣不淪於狂有矜矜負俗之行不涉於矯有天空水月之懷不流於蕩每以質之諸生謂予知言是宜賢能畢張褒嘉薦臻非偶也嗟夫倪君今人而行古道者也俗降風流卽不獲爲三代之學然其軌物縛束與俗吏殊科豈直今人上巳耶諸生翕然長養之中浸仁沐義昭景飲醴淬礪鎔鑄日精日深將通籍天朝樹勲揚休內外任使不負我國家養才至意當必有叙其家門薦其師如

李氏德裕者矣何但諸公一獎而止也於是乎書

賀王近翁郡伯七十詩序

日月照曜吾不知幾經歲年爲物舊矣然光景長新萬古不厭何也象而非象其精玄矣故前人以靈物歸之璞玉渾然澹無澤色天也人者爲之文以翠羽飾以珠英美質旣雕良者隨壞尚論者不與何也失其真也詩道亦然不超乎象弗新不完其本不琢奚取也秋七月予爲律二章將以登公之堂爲公祝比屆期發函伸紙則熏然烟火也風人之旨如是嚼蠟

哉因亟擲去之噫嘻子高之龍塗抹點綴精力殫矣
真龍下而窺之被子高却之弗喜子高之畫龍逼真
者也識者猶笑其好假龍予前所作不逮子高之龍
遠矣能免後世之嗤予耶詩人云早知不入詩人眼
多買臙脂畫牡丹予誦此謂非知言夫詩言志吾志
則吾言之又安恤夫時眼之入不入也牡丹之畫徒
臙脂之費耳予故易爲五言祝公與公評之雖然里
之祝公年者鶴也鹿也安期盧敖之杖履也王母氏
之桃也胡商越賈之玄黃青碧也殆斐然克庭予獨
公之壽且因以不朽矣

淮海崇源錄序

夫言心聲也有心焉不能自達於是乎言言也者言
乎其所以爲心者也是故文也詩也長篇短詠也皆
言之成章宣乎心之所以爲愛者也無是心則無是
言是故言之美刺心之是非昭然辨焉強之弗能私
之弗得君子曰可以考德矣可以觀政矣淮海崇源

之作斐然言且盈帙矣鄉之爲茲舉也何美蕭侯政
成因思其自心弗能已言弗能靳者也蕭侯以高第
高才來守吳陵撫士與民油然真愛未朞治臻於理
卽古良牧何加焉百里中德之頌之因懷思之曰美
哉蕭侯曠世鮮儷矣仰山之高顧其趾者遠也矚木
之巔摩其根者深也侯美矣篤生有自非賢哉父賢
哉母曷以生之成之於是日環公宮願得一晤接一
言少酬其生成之德乃門關則儼然肅也父母孔邇
欲見末由如瞻依之心何哉遂相與作爲文章詩歌

假之言以宣洩其所懷思嗟夫是心也三代之民之
心也本公達順非所謂自鳴其天者歟因題之曰淮
海崇源蓋謂清淮之涘瀚海之涯汪洋濺瀾漫沛然四
達矣河非其源乎是故崑崙之墟岳瀆之宗也天所
自生者也觀淮海則窮其源是故崇之弗能已也觀
抑堂公則本其賢父母是故推尊之弗能已也繪圖
束冊因以進於虎豹藩屏之間俾侯父母把帙而游
焉觀焉懽然曰政若茲吾闡內之教不虛矣得人心
若茲吾遠大之期可副矣一文一詩一長篇一短詠

卽言知心卽士知民吾意二尊人必開顏大喜謂抑
堂公爲善養非祿養矣卽鄉山阻絕官舍拘攣有不
忻然自得者耶吾大夫士雖不獲侍左右展慤勤發
所懷思寄之篇什殆宛然與若翁周旋一堂不啻口
喁而指舉矣是淮海崇源之作弗能已也夫感生愛
愛生言言宣心然心之所存又連篇累牘殫述未盡
嗟夫吾黨之德抑堂公也淵乎深矣予不佞爰書其
首俾上下遠邇考德觀政者將有徵焉是爲序

重修泰州儒學記

明王弘建庠序以毓材賢要在翊經明道惇倫庸禮
爲厚俗興理計而盛衰完毀則士習升降世道汙隆
繫焉蓋崇尚之意薄斯振厲之氣衰上所往下所嚮
若盂水然隨爲方圓無爽圭撮故古之學齒危髮秀
之老含經味道之生成于是在然長幼相齒愛敬相
生其倡有自其化易行也師儒之官曾不獲肩其責
殫其力俾居肆者永有歸依上之人又往往忽其肆
而傳舍置之視風俗治理之關如越人之髡盲者之
鑑無適于用嗟夫習衰教微豈獨身範陵遲卽文具

榮觀且未稱矣是其責不在士也予慨然升降汗隆之際佇目津途久之會小蒲程公以淮揚兵備駐節海陵廉以宣威屹然一方保障鳴桴稀于江介茂草鞠于園扉武備飭矣乃治兵之餘注意文事孔廟外環覩頹堂危閣圯祠壞垣愀然若置躬無寧宇遂蠲贖金若干董成于知州蕭景訓氏鳩工庀材凡三越月事竣所謂頹者危者圯者壞者雲翔鴻騫輝輝煌煌士遊于斯猶之歸有家止有肆衣被公惠咸願有言將詔不忘蓋三百士惟一心矣署州事同知王法

祖既爲乞記諸士以事不與聞心不能已皇皇然日謀師長欲予廣其說以傳予屢難之孫守樾繼至增繕御製碑亭者三制與地宜咸正岡缺遂復偕判官樊祐教授徐克純訓導王良棟督鶴鳴劉廷育生員田有秋王好古儲案繆宗堯韓守仁等來徵予文予曰衣冠禮樂盡在是矣予何言哉士修之家倫爲重倫明則百行修而六經也者倫之橐籥也尊之固所以明之然服厥王言卽周敦臣倫矧 聖謨洋洋澤于道德不離闡經弼倫者近是故堂曰明倫閣曰尊

經亭曰御製其理一也學之爲義三者最先缺一焉
弗修不得號爲完典程公同在五兵乃心在學校再
止再舉竟使百年墜緒犁然一新且解任須缺揚舩
而南挂服捐駒倥偬不自爲計獨眷眷焉以葺所未
完丁寧至再此其雅意在士誠勤是宜諸士懷德益
滋請予益急也予于是有說焉崇尚薄振厲衰責不
在下鵠設衡縣術業有所而職鰥行隳責不在上何
也上之以文具飾榮觀者旣整飭一時其深心厚望
于師若弟子者端必有在沐其休庇其美能不撫而
思之今夫于將莫邪良劍也砥礪不加利同一割曷
由陸剗犀兕水斷蛟龍織離騷耳逸足也必前有銜
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以良樂之知已然后一日
致千里故砥礪學也在弟子者也御轡鞭策教也在
師者也語曰尊嚴而憚可以爲師耆艾而信可以爲
師誦說不凌可以爲師知微而論可以爲師是四術
也非教耶語曰達師之教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
嚴焉則邪辟之道塞矣是六者非學耶世之爲師與
弟子云者稽升散課文詞呻吟佔俾聚書而誦之非

不勤也顧于所謂倫與經未知尊之明之宜何如至
臥碑且弁髦土苴之矣况製文哉是教與學兩虛也
吾秦之學如師秉四術以馭千里之良弟子由六者
以收利器之用要底于經明倫叙母軼聖訓斯勗丹
霄之價宏青冥之期將鎔鑄追琢日蓄日深璵璠之
美跨越海內彼周寶鄭璞不得以其似厠乎其間吾
見根植華敷其所豎立勲猷允有光大不然教失則
賢罔興學非則養弗豫夫士有修于家尚或壞于
天子之庭者今併其所修無之亦奚以厚俗興理哉

卽學之修也輪轅飾人弗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雖
謂之文具榮觀也可且重爲盛舉累矣予故于茲請
爲道崇尚者之深心而重有望焉程公氏里德政詳
列他記不細載孫守豐城人號肖泉發跡賢科由邵
陵茂宰擢守吾秦初政雅意造士後績可臻矣于例
得備書云

代巡姚公開丁溪白駒海口碑記

國家東南歲運倚重漕河而廣陵迤北自邵伯迄寶
應五湖之間俱係漕河要害大隄蜿蜒其上綿亘數

百里隄外最下勢若建瓴而高寶興秦數十萬糧田與室廬咸在內行水支河無慮數十凡以串場達海道相絡也而丁溪白駒兩港其諸水從出之門哉是今之所謂海口也歲久日堙故道阨阻卽通如白駒厓厓一線若丁溪陵阜矣是以沿隄減閘與伏秋霖潦諸水橫灌四州縣之間匯爲巨浸興秦尤甚蓋興秦地形窪下環視四方若釜底然十二年來所謂良田一望沮洳春且不獲舉趾何望有秋遊竇下而納溝中者所在呼父母垂涕泣未聞有司舉海口故告

當津者夫自黃淮兩河衝決濁沙隨水由通濟入湖湖身墊高湖高水高非崇隄莫捍又非多建閘以減水則長隄孤懸顛風挾濤旁觸上騰隄必不固故印川潘公謂宜建閘壩殺水保隄然復慮分流太多興鹽難受欲免建二座諄諄乎不必多建且再致意焉今則齒相比矣語具先後疏中皆可謂先見至海口宣洩已嘗因科臣李公題上便宜勘覆僞工旋議罷由此言之海口與減閘其重蓋相等也不然停畜中夾不潰不止此海道舒公謂皆以高寶興秦爲壑讀

其言可爲寒心哉夫上流不截下流宜通易知也全河旣障一支未完易辦也乃或不然何以故時固有待焉耳公攬轡至泰時齟院任公並至語及此惻然傷之遂題尺牘問疏通計此其軫念民艱必一朝去已斯稱快哉旣以民竈詢謀未同乃會撫院凌公及齟院公徧搜沿場諸河應濬應隄苟可減水先圖一筴而兩海口則俟利便再請然苦水之民蒿目陳乞以望永利者未嘗一日不在公公蒿目陳乞欲垂永利者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乃六支河一東隄告成事

矣卽猷畝盈溢稍稍分受其十三而停畜中央者尚宛如昨公於是懼然謀諸海道曰理身者鬯其腸胃能不利其咽喉居室者繕其寢堂能無關其門戶導黃淮旁入之水而海口不開則環隄三十六閘之所分流于下滔滔然不舍晝夜者安受耶安歸耶矧各地方伏秋霪潦更無算也古今稱治水者莫如禹禹嘗十有三年於外蹈毳乘橈排中國之水使有所歸則亦曰注江注海孟軻氏之讚禹也日以四海爲壑如公所謂以高寶興泰爲壑非計矣復與繼至撫院

傳公齎院孫公會題畢前議民竈始異者闢之終同者採之一疏累千百言罔非石畫疏上報可公奉命方鳩工庇事忽以丁外艱去海道公受公指開兩海口濬二支河建閘置椿以畜以洩一如議越四月工竣以成功告之 天子因語泰守李興化尹凌徵予言爲公勒石子何能言哉嘗取公疏伏而讀之仰見經世鴻猷與折衷至論矣大都破鹹水傷禾淡水傷鹽之說破海潮倒灌運河銷涸之說破鹽徒興販與倭夷出沒之說無非謂兩海口之必當開萬有所

利一無所妨蓋確然不易者至疏終謂若不及時亟舉恐民竈昏墊之苦終無蘇息之期卽歲報災傷日望蠲賑非人臣體國爲民之義斯語也何但愉快人心真可以動天地泣鬼神矣夫公以深識遠覽直吐胸中計無反顧且以直指使者觸暑折節馳驅沙塵數百里中躬自辨地形詢方言以成其獨斷其勤勞豈在禹下哉今觀興泰及諸場沮洳成田壅塞成河耕者煎者商者旅者懽然就業罔不稱利便入耳口碑洋洋乎東海上矣公殆庶幾哉體國爲民之義殫

乎予溺中人也嘗曰人臣建衆與之功易而獨斷者
難成未壞之功易而已壞者難豎勤始之功易而怠
終者難是役也當議論未定之時出勘覆停止之後
舉於大工竣事既久公不謂難竟成之易豈不偉然
一大丈夫事哉古稱三不朽者曰立德立功立言公
以執咎盈庭慨然發論皆根極理要切中肯綮足以
雪往詔來將使百世而下循其言可以祛惑足稱立
言已以公復海上故道助大工益弘多若治室合龍
口通溝渠然後堂構計畢將使百世而下四郡邑數
十萬生靈免爲魚足稱立功已以公不激不亢委曲
調停本之一誠要期于必濟將使百世而下被豐澤
揚仁風足稱立德已兼茲三者以當名世是宜托之
貞珉章示庶烈用垂永久予不佞備述始末復海道
舒公之請爲之記公姓姚名士觀登進士第巡按江
北兼督學廣信之貴溪人

兵使者錫崖舒公開海口碑記

今皇上御極之七年黃淮潰決沙停河塞妨漕長淮
南北水行由陸漸漬疆宇妨民臺臣以狀聞 聖天

子乃眷南顧簡今大司寇印川潘公經畧之越三載
底有成績然高寶興泰受湖隄減閘與伏秋霖霖諸
水停蓄未有所歸而四州縣生民猶魚也儒因手大
工錄三復之見主上之所咨謀與大臣之所登對往
往以國計民艱並舉互言蓋兩重之矣漕利而民病
有司不以報聞卽報聞亦規規蠲免賑貸莫知長計
所出嗟嗟彼昏墊者將待命於天平蓋高寶興泰居
五湖下流水國也注水用河不深則蓄淺而無所容
束水用隄不高則障徹而橫潰四溢然海口不濬則

宣洩未有路而分流者無所爲壑也三工俱要害而
兩海口其襟喉乎不然河隄二工胥糜無益是地方
至計所宜亟講者顧淮揚當南北孔道所轄院使與
宦遊人臨蒞茲土日月無虛東距海南橫江山寇島
夷出沒無時莫可禁戢先時兵備公稍得治兵禮使
郵車勿失於江介桴鼓不鳴於海壖足矣至四野沮
洳廢耕失業民間嗟嘆愁苦不獨耳目不及抑且時
日不給蓋其勢使然哉公被淮揚兵備命初入境卽
悵然興懷乃先敕五兵振刷營中諸弊百廢具舉已

指水患謀之按院姚公將以援四州縣於溺中而登之平陸因得其所移一尺檄多方咨之當是時竈與民二心也執異說百口撓之公勿聽持之愈堅復念人情謀始之難勿迫之使敗也姑以一東隄六支河先請撫院凌公按院任公與姚公會題而兩海口則紓徐待便既乃危言激論條別其有利無害者復請之後至撫院傅公按院孫公與姚公會題夫傷之至斯計之周蓄謀既深斯發謀益果於戲公之所以迴賜嘔心圖此艱大萬分費力視挽巨航逆衝流而上

之也難且百倍焉夫人臣矢心矢力興利一方隨所願欲易如發蒙何施不可獨惟乎左有所繫右有所牽成謂喜功不成召怨於此周旋其間卒令合謀民竈兩利良工心獨苦已且二工終始一經一畫罔不受成公算而其破羣疑諸解說具姚院疏中大抵不外公指非所謂燭照而數計哉故前工寶應申場兩河瓦店泰山兩閘劉家堡射洋湖則議挑濬凡爲注水計高興東隄計百二十里內決二十七口減水四

月 議築塞凡爲束水計檄知州邵夢弼李裕知縣

凌登瀛韓介楊瑞魯錦分理之後工丁溪姚家口止
馮家壩則議修復建閘二白駒牛灣河止馮家橋則
議疏導建閘一而海溝車輅兩河舊址則議挑濬深
廣遠接丁溪凡爲海口洩水計檄李裕凌登瀛專理
之其工費則議取諸備賑備儲銀粟罔以斂民夫役
則辦諸召募無以勞民乃公則恪勤祇事往來畚鍤
間躬拮据行勸懲致如期役畢四州縣數十萬生靈
昏墊旣去懽然樂生人皆曰茂哉五院功也予曰茂
哉舒公功也五院功在地方公功在五院謂五院之

功爲公之功豈不可哉知州李裕知縣凌登瀛來問
記以彰鉅美予曰天地無爲風日雨雷宣力而成化
也是故暄之鼓之潤之動之贊兩儀阜萬物蓋至萬
物成神用章矣然則風日雨雷之於天地有功哉予
觀公翊贊五院殆造化之風日雨雷也行不爽令至
亡後期使跂足延頸苦冰望援之民一無所憾是宜
荷生成者戴同天地荷帡幪者感並五公假令公當
時亢激則謀敗事債瞻顧則氣沮事罷舉前功弁髦
之安在其謂事無遺策聲施後世哉故今涵海間觀

巍然長虹延袤百里曰是舒公隄也坐安流上下載重浮輕曰是舒公河也跨龍嵒石塹宣滯導淫曰是舒公海口也計自今以迄百年做壞則修皆自公始將與捍海范隄名垂永世夫公舉事凡千慮無一失所至成功公何以獲此養由基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焉何也所操者熟也公攄素所蓄積修廢舉墜殆提忘歸於厝注之間且萬發而萬中之矣比於由基彼尚未知張弓執矢哉予故次第其說鐫之貞坻俾後來知所考也公名大猷號錫崖通城人

王心齋先生祠堂記

孔孟之學堯舜禹湯文武相傳心法之精其興廢繫治道隆污至要矣漢唐影響支離不絕如綫宋室伊洛間師友淵源得窺堂奧明興經術論士本衰華盛是故繪章句妙悟難徇口耳實躋難去道遠矣卽學士大夫專門名家談之終身猶毫釐千里矧海濱無傳未嘗學問乃能超然默契確然允蹈直與孔子孟曠千載而流光也嗚呼難哉吾鄉心齋王先生本農家子生長竈間年三十纔可識字一旦見論語孟子伏

而讀之恍然曰是孔孟之學耶何舊說與吾心相馳也時時出新得與塾師商之遂勇於荷擔慨然如孟軻氏願學孔子隨言隨悟隨悟隨躋由是義理日融踐履日篤乃游南贛謁陽明王公辯難所謂良知之學始不拜後執弟子禮因悟萬物一體仁人之心一夫弗向於善過在我也思以其道易之制輕車往京師冀風動四方啓其聾瞶道路觀者輒開誠誨之諄諄每日爲臣宜忠爲子宜孝如呼寐者使之醒聞者罔不泫然涕下旣去益去矜持就渾化洒然日新嘗

自謂居仁三月不違庶幾顏子夫學難於妙悟實躋若先生蓋兼之矣海內士大夫慕先生日輻輳造廬請焉先生各因問指點字字句句皆吐自胸中不事虛說一時神氣令人毛骨竦然去故卽新不遑焉其開發所得則虛往實歸譬之飲江河者人人充其量也語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先生不喜文詞所爲樂學說大成歌與勉仁方具載語錄雖先生所心得不盡是要亦發之一人可垂之千古者予嘗評諸里中曰好善人心之靈也古與今一

也儒不學何能窺見心齋先生第自先生觀之其爲
也欲爲人善也斯一念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天
下後世且無疑况里閭耶然則鄉先生歿而可祀於
里者非先生而誰也當先生存時撫院梅谷劉公節
按院疎山吳公悌交疏薦之朝部寢不報迨先生之
歿學院午山馮公天馭象岡胡公植初泉吳公遵先
後追崇勅祠其遣遣場官行如有司禮然泰山之祀
德意自學院楚侗耿公定向巖之旋議中罷夫用舍
行藏惟命與時無論已獨一祀事且不終先生之不

遇蓋如此嘗慨之世有徒以口耳章句獵一第博一
官跡其平生在朝在鄉無毛髮豎立苟其人稍在許
可或布衣子孫顯貴歿後皆得占籍鄉賢有司者不
問賢不肖春秋俎豆罔敢墜失視先生越俗之識亞
聖之資妙悟實躋有功孔子孟奚啻什百與千萬也廼
懿典舉矣卒以忌者之說罷之何心哉萬曆四年憲
副小蒲程公學博來兵備海上修舉廢墜推楚侗公
雅意特建祠州之西而知州蕭景訓氏祇承惟謹凡
兩月工竣扁其祠曰崇儒屬祀事於州大夫主時獻

享屬祠於王氏子孫主時修葺於以風示鄉人撫臺王公宗沐自湖吳公桂芳相繼移文申重復蠲贖金置祭田使不費有司永無紛張蓋至是天乃定矣嗟乎豈人心之良終不可泯先生之學久而益信也歟邇來俗變風移海內多不論學而里閭中亦漸陵遲獨先生之子東厓璧能意氣不摧世其家學時聚同志講明祠中人心稍稍復振厲異時標轉轍換安知不有聞風興起大能闡明孔孟之學如先生者出乎是祠也固斯學之餼羊何可少也予故因小蒲公乞言垂石爲述先生宜祀不宜廢爲後來者告焉

憲使顧川胥公修泰州城垣記

吳陵隸維揚爲劇郡東距百二十里帶海襟江島夷鹽徒飄忽出沒至險也據勝而控四方故有城隍廣厚不薄足當捍禦歲久守軍利所生荆杞可採而薪不從穉搔日聽其長且大故根連株蔓穿其壁孔多是以垣爲塲已軍販私鹽以昏宵出入而上下置錘階之爲梯其爲鑿攀援處復不數是以關爲暴已守禦者旣不禁又從而利之歲以爲常加以風雨浸淫

故屢壞屢修然其夫庸財用辦之官者什一割之民者什九是故郡富人往往苦之名領帑金實役竣仍歸之帑蓋陽與陰奪之矣監督省試復加橫索民之困憊與城俱壞其怨讟亦與隍俱深哉非監司惻然父母撫之又赫然神明臨之其能衛民而去所以害民稱兩利也萬曆丙戌歲夏秋霖雨浹旬郡垣墻睥睨周遭崩塌踰強半大家者風聞懼役相扶攜挈舟而走當其時居者無衛行者無歸含啼望我胥公行春還奚啻嬰兒暫離襁褓呼慈母意徬徨篤至公始

得指揮王惟賢申地方擾狀切責僉報大家森森數法語嚴若斧鉞然遠邇人心稍定予聞之撫掌曰里中一役興於民爲害端於官爲利孔孔不塞奪不饜端不去毒無窮是在上人耳語曰衆心成城倘是役罷地方安卽無城民心附將不險而固矣非便計耶公歸堅主前議不欲割民遂庭諭同知謝庭菊從官估計始估得銀貳千伍百有奇公度虛冒數多復令知州譚默再估得減原估之五比用訖得減再估三之一公之料蓋一一奇中矣夫役取之召募銀粟取

之公帑公庾六越月告成凡爲墻五百五十五丈爲
雉堞稱是爲睥睨八百六十有三爲樓一爲舖十有
九用故埴少新埴多埡以丹鉛粉素崒若斷岸矗似
長雲其巍然金湯之雄乎已念督察員役無繇橫索
取帑羨勞之有差人人喜復省令署所事千戶責守
軍斬艾其所謂根株及盛夏焦卷而斃一事而巨細
注念至勤譚守甫至襄事悉受公指與有勞焉士民
咸舉手曰茂哉胥公海上鉅功也予謂保障功易衛
民而去所以害民功難里多富人郡得稱雄緩急可

備周官論安富之政蓋燦然王道也獨奈何長民者
以民爲魚以役爲餌坐令家痛楚而戶疋羸治兵使
者急在飭五兵無暇民瘼卽有之鮮有如痾瘝切身
思以旦夕去者公且爲父母且爲神明無事子來畢
茲重役不令闌闐間有一夫一錢擾計省富人金凡
五千蓋官用一而足民用五而始足爲漁之者衆也
公復取修船完賦胖衣諸額外差罷去大家官自爲
辦上其議各御史臺俱報可隨著爲令昭示所轄郡
邑永永行之凡利孔害端一切釐革此與王政安富

並稱烈矣嗟夫恤民比仁飭吏比義兼之爲難有恤民之政而爲不孚誠未至也有飭吏之政而令不行才未稱也公重違細民不重違彊吏輒舉其弊政去之不謂之誠與才合可乎然其用惠沛然雨露也豈有意乎沾沾市恩其用威轟然雷霆也又何嘗皦皦矜名致訕叢怨亡論公冰操鑑識諸治水惠政如日如春卽是公蓋允乎稱立教首矣使繼今監司有司心公之心不毀公法卽垂之百世可也然則受成先哲以貽地方安其在後人哉其在後人哉鄉大夫士與耆老謀所以記公功併以詔後予爲倡始復何惜不敏之言且庶幾異日者不得擅役以罷吾民民亦得指而訴之曰有石在則公之庇吾吳陵賜且不朽矣然往勒監司善狀類多有司循故事先期礱石徵文茲不煩紹介自交相勸而樂爲又曠典矣是故可以觀上可以觀下遂記之

頌德記

人生有父子君臣夫婦朋友而無兄弟不可謂之全倫猶人身有膚毛腹心耳目口鼻而無手足不可謂

之全體是手足之關乎身者至要而兄弟之屬乎倫者至戚也至戚則顯晦死生殊途異時而休戚貧富視之如一夫然後義篤而倫敦自棠棣廢角弓鳴友愛之風寢以銷薄然今觀棠棣詩人所以咨嗟悼息於兄弟間者亦以坎檀相恤事往遽殊以難易而發人深省試使安樂與共患難死亡遂捐棄焉則所以來詩人咨嗟悼息者宜復何如哉吾鄉沈鳳岡公以乙未登第起家庶吉士薦歷兵部左侍郎服官凡三十餘年平生名節自矜鮮所蓄積同胞共居兄良士

憑藉展拓累家至數萬金據法則一瓦一木一錢一毫皆所宜均分者鳳岡公居常友愛口絕不言亦恃其兄固不相負是以臨捐館與諸子永訣更不及此無何長子際可次子試可相繼以歿獨王夫人與少子成可孑然獨存所謂藐爾諸孤朝不謀夕可爲寒心矣良士獨環視其所積以爲拮据之勞得之恡不一發遂塞竇異烟秦越種種方鳳岡公歸田抱病相與已不及炫赫時况身去勢隨復何能希望其一盼宜其疇昔懽然几席者淒然灰冷矣夫無羊舌下泣

之仁邨成分宅之德朋友道壞昔人尚欲裂裳裹足
棄之而走况可施於兄弟哉筆山陳兵憲至曾不幾
時懲薄振頽廉得其事召之庭詰以富饒所從來將
置于法懼其他有緣請曰沈氏財不入沈氏室無補
也遂遲不越宿輒斷以五千金畀之諸孤復截其十
分之一爲王夫人終老具嗟夫陳君之用愛深矣復
謂少婦幼孤據財難守隨屬州吏目綜理各如數窖
諸孤室內封識宛然鎖匙一付公帑隨給判狀爲將
來左券劒筆森然按法根理且使覬覦不得私竊爲

奸嗟夫陳君之致慮遠矣人情於士大夫生存或少
垂情及至寂寥無復顧問况其人遠矣卽告不遽理
卽理不輒獲卽獲未全卽全不暇謀所以處陳君乃
生視鳳岡公理其事如家撫其孤猶子周旋曲折仁
至義盡真難哉真難哉成可感恩乞予言以記其事
將詔不忘予嘗思之不待訟而卽與爲理伯侄之分
不傷憐其老蠲其罰以慰鳳岡之靈兄弟之情猶在
不深計于生前幸有處于身後父子之恩獲全一事
而三物備焉誠不可以無記遂次第其說授成可勒

石以頌陳君

凌氏瞻族義田碑記

大丈夫厠名登朝必有所建明以鳴得意大則爲德於國次則爲德於鄉於家而族人者又吾身與家之所並重不可遺焉者君子修此數者故全也某自癸丑叨中旋領花封備員西臺旣按浙江清理鹽政常斥儉人舉名賢劾貪官獎廉吏建言放宮人遠奄宦劾馬政免操軍至廷杖放回於國家少有毫毛之益是爲德于國矣及放逐家居遠公府絕請托未嘗囑

一事名一錢抑酷吏救良民議開海口銷錢法大變起學校之廢墜建鐘樓之久闕振海樓之傾頽釧政事之殘缺於鄉黨少有絲毫之補是嘗爲德於鄉矣至於家也朝夕力稼明農貽厥孫謀治薄田數千畝房租歲百計非瑣瑣無爲者是嘗爲德於家矣獨族人曾無一溉之澤使貧而無以爲殮者有之貧而男無以爲室女無以爲歸者有之是使吾耳目口鼻之不相任使疾痛疴癢之不相關涉豈真一體之否塞哉心有餘而力不逮也吾族人祖宗之所遺也其初

一人也分而數十百人亦一身也又分而千萬其家亦一家也若使之有不得其所而以路人視之非所以重祖宗敦根本也彼力不逮者不能爲之所心不廣者不肯爲之所吾忝慕前賢之風不敢委力之不逮心之不廣而忍族人之失所哉今吾老矣可以爲矣志當就矣吾有西門水旱田百畝計真直約銀一百四十兩有奇歲可得稻三百秤麥三十石欲出與族人公用之自今貧而無以爲殮者取于斯貧而無以爲生者取於斯貧而男無以爲室女無以爲歸者

取於斯取爲生意並取種曰者免其利收其本積之每取以五兩爲率付之族長收管次族長司其出入庶睦族之恩無所壅一體之仁有所達且族人蓋嘗有德于我也有役則肩之有疾則問之有不平則爭之蓋常有德於我也我無以報之豈忍也哉故少效丈夫之所爲非矯情以立意者凡我族人守爲定規子孫不得爭競豪強之人不得占奪有則合族人爭之誅之我本枝子孫不得攘爲己業庶吾之所以爲德於族者也行將刻石立碑名之曰凌氏贍族義田

泰州儒學新設義田記

天下郡縣皆有學學則不皆有田士之遊於學烹養於國家者惟廩膳日有給月有需餘則無所資籍若我州則地瀕江海且磽以鹵諸生尤號於貧幾二百年而學田未設每觀風者至輒相率籲鳴於庭甚則不惜貶損將庶幾升斗之惠有志之士亦或自困不獲表見於時會儒奉勅南巡祈予以故事爲言當道乃白川劉公整飭淮揚海防慨然思爲之所隨以勦倭久居外至仲秋凱還乃命學正樊君城暨訓導

兩周君濂希朱簡君籍朔買郭内外田凡後先五百四十有四畝歲入夏秋之賦以俟贍發掌典以人輸納以時稽覈以畫圖而造冊則以待攷在上不虛惠可謂曰仁所施得其仁可謂曰義諸生免屈膝之辱可謂曰禮一事興而羣美集白川之功將無有足多者與咸以弗鐫於珉以紀其事則無以取信後將曷徵曩嘗謂泰我梓里也請言於予予時以田未多辭有待茲按浙至嘉禾樊君等於郵筒再請義不可復辭是舉也作輿自劉按察用財出官帑任勞在樊君

等而予也則相而成之後之君子猶以田多而惠徼
仰衆施約廣其計益崇於鼎來疇謂不從今日始耶
維石乃鏤取徵者兢據焉足以昭百禩與春秋弗劇
詞雖縟應不讓其諛也

晉書

卷八

終

